



舟山论坛APP

融进烟火气里的信仰

□徐萼

又是一年杨梅季。林叔发了个朋友圈,感慨道,老家院子里的晚稻杨梅熟了吧?最开心的当属鸟儿们,主人不在家,可以任由它们饕餮了。

林叔是老妈的朋友,常居美国,记得有一年,也是吃晚稻杨梅的季节,他给我打来一个越洋电话。我有点懵,什么要紧事,直接微信发个语音留言就好。他说,“七一”快到了,特别怀念他年轻时遇到的那位共产党员。

我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吊了起来:什么样的光辉事迹,能让他如此心心念念地记挂?

他说,其实很普通,就是普通到朴实,才令人感动。这种感动,让他记了一辈子。

—

林叔说,别看自己现在开的是豪车,住的是洋房,一兴起就满世界转悠,小时候却是个苦孩子,读书的年纪又遇上特殊时代,没上几年学就放下书包,割草放牛,种稻插秧,啥活都干。从他砍柴的山坡翻过去,便是邻村的渔业生产队。

那儿有一个非常热闹的渔港,广播里一说要刮大风,渔船便都回来了,挤挤挨挨停泊在码头前,那场面蔚为壮观。生产队缺个出纳,林叔被相中了,这对他来说,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渔业生产队在当时非常吃香。

他乐滋滋地挑着铺盖去报到,第一个遇到的,就是他们的党支部书记,姓沈,当时五六十岁,中等身材,相貌普通,朴实憨厚,背还有些驼。

有客人来谈工作,不知不觉聊到中午,沈书记悄悄把他拉到身边:“小林,你赶紧跑去找我家,让我老婆准备一下,多烧几个菜,中午有客人来咱家吃饭。”

林叔一溜小跑,摸到书记家。嫂子听了这话也不意外,立刻手脚麻利地忙活开了,不一会儿,一盘盘冒着热气的菜上桌。到了饭点,沈书记领着客人进门,招呼着吃饭。

那时收入普遍不高,林叔估摸着这一桌饭菜也不便宜。头抬抬等了几天,不见沈书记来报账,按捺不住地问:“那天你家请客的饭钱……”沈书记摆摆手:“区区小菜,不值一提。”

时间一久,林叔发现,沈书记家俨然渔业生产队的“私家食堂”,外地客人需要招待、谁加班晚了没地吃饭,都上他家有。但菜金饭钱,从未来报销。

二

沈书记有个儿子,老大不小了,眼看着到了结婚娶媳妇的年龄,沈书记一门心思,想给他盖两间平房做新房。

盖房需要砖头,一到休息天,沈书记除了

工作加班,哪儿都不去,光着膀子,在家烧砖头。那挥汗如雨的模样,跟天下所有老父亲没啥两样。

其实他是有门道为儿子谋个好职位的。那年月,渔业公司是个“香饽饽”,一有招工消息,报名者蜂拥而来,但他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开后门、谋福利,最后招的,都是普通渔民子弟。

三

沈书记要去山西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小渔村快沸腾了。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大多数人一辈子待在村里,连来趟定海也跑去北京、上海似的,何况是山西这么远的地方。除了坐车、坐船,从上海到北京这一段,还要坐飞机,那感觉,就跟出国差不多。

吃过晚饭,乡亲们一窝蜂地涌进沈书记家,打趣他:“书记,你可不能给我们丢脸啊。穿旧塌塌的衣裳去,搞不好连飞机都不让你坐!”“对对对,坐飞机不能穿旧衣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怂恿他去新买衣服。其时谁都没坐过飞机,总觉得穿旧衣服出门不够体面。

沈书记朴素惯了,身上衣服都不知道穿了几年。为此老婆特批了“服装基金”,他捏着钱跑到城里商店买了件新衣服,还别说,精神!这也是大家见过的,他穿过的最好衣裳。

不畏生死、忠于使命

从影片《云霄之上》,看小视角展现的大主题

□郑剑锋

6月22日晚,《云霄之上》剧组带着主创人员,首次在舟山影城4号厅放映。这是一部发生在浙西南的故事,讲述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挺进师一次富有革命忠诚的军事行动。影片还原给观众的是真实的现场,虽然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但透过影片,向我们叙述的是革命军人不畏生死、忠于使命的精神。该片荣获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男主角奖等等,是浙江目前艺术水准最高成就的电影,是七一献礼影片之一。

丽水是浙江的革命老区,我曾经多次去过丽水,沿着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的路进行过一次采访活动。我所见到的一山一水与影片中的一幕幕场景,似有天然的契合。从影片艺术审美角度,制作过程中大量使用了具有一定辨识度的高级灰色彩,突出了战争艰险环境。影片叙述了年轻的红军战士洪启辰接到军令,必须在48小时内炸毁敌人弹药库的故事。这是一条赴死的军令,从洪启辰开始在危机四伏的群山里集结战友,带领伤残的同胞和敌人殊死搏斗,到面

临大家相继死去的困境。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任务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完成。有人因为信仰而选择坚持,有人忠于使命而毅然牺牲。同时洪启辰还经历着战友们对于为何赴死的拷问,

这种忠于职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新时代最需要的。3000多人的队伍最终只有几十人活着,却始终不忘使命。影片从开头的一个人接到军令,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用艺术展现了革命者的坚忍不拔的形象,也展示的是为新中国成立、无数先烈奋战的一个缩影。

影片人物在细节的设计上,也让人感到真实。影片中,人物对白用的是当地的方言,突显了地域特征。在面对死亡时,军人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血有肉有灵魂,这些人更加感觉到影片中人物的真实性。他们都来自普通家庭,有些还是孩子,在他们的内心,有丰富的感情牵挂,也有真实的友爱,但面对强敌,他们却敢于亮剑,不惜牺牲自己。影片打破了传统战争片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将人物融于山水之间。以黑白影

调真实地反映了一名普通战士的参战经历与心境变化。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影片首映见面会上,主创人员讲述了演员不求回报的表演,无私奉献的故事,整部影片制作成本300万元,却取得了如此多的荣誉。导演刘智海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电影教学及导演、策划工作,这部也是他的导演处女作,正是他带领一群中国美院的师生,为了省钱,利用暑假,深入浙西南进行现象拍摄。

与动则上亿投资的影片拍摄不同,像《云霄之上》用小视角切入的小成本制作并不多,这样一部主旋律影片,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影片故事本身传递的力量,更有内容之外传达的一种精神感召力。

观看整部影片,除了带给我们对战争年代艰苦的回望之外,更带给观众的是对和平年代的珍惜。

“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根植人民”是丽水对革命传承的诺言,同样也展现了浙西南革命精神。影片《云霄之上》摄制团队则以行动和奉献,践行了这一诺言。

唱支歌儿给党听

□曹宁元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是一首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又是多么让人油然而生敬意的歌。

然而我所讲述的却是《唱支水歌给党听》。海岛上清甜的饮用水来之不易。

我于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在岱山黄官泥岙村。儿时,这里淡水资源匮乏,尤其是夏季或冬季。在低矮的瓦房屋檐下,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露天摆放着数只接雨水贮存的大缸。然而日子一长,水中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细长的蚊子幼虫——孑孓,水只能不能饮。每值炎炎夏日,村里村外的井水和河水干了,村民只好手提煤油灯肩挑水桶小心翼翼地摸入一座坑道内的藏水井里取水。几天后,坑道井里的水也干了。于是,村民们只得挑的挑,抬的抬,拉的拉,前往离家约一公里的山香水库运水。正值抢收抢种时节,水库里的水要用于田间灌溉,又要应付日常饮用,渐渐地也没有了。大家只得在干涸的水库底部挖掘一个个深泥坑,待泥坑里渗入了水,就用瓢来舀。为了一担水,我和姐姐常常深更半夜起床,一直忙碌到太阳赶跑了月亮。刚取来的水是浑浊的,还得撒入些明矾让水质慢慢变清。

当时的岛上淡水,宛如粮食一样珍贵,有时取水还会面临危险。

我记得有一个冬季的下午,我和父母劳动回家,发现在家做饭的弟弟不见了。一直等到晚饭时间还不见他人影,全家人立即分头去找。当天晚上,我跑遍了村里村外的亲戚和朋友家,又对水潭、海塘、水井、海岸边逐一搜索,但始终没见弟弟的踪影。夜深了,四周漆黑一片,又冷又饿的我只得跟父

母回家:“天亮了再寻。”

凌晨5时许,母亲发现家中水缸没有水,就叫我快去担水。我发现原来放在门口的水桶和扁担都不见了,突然想到,弟弟会不会自己去打水呀?可村里远近分布的5口水井都找过了,又想到陈家岙山脚下有一座坑道,坑道内有一口鲜为人知的饮用水井。我拔腿就和父亲直奔坑道。这座弯曲百米长的坑道里面漆黑一片,我们在坑道口大声呼喊,只有山壁的回音。无奈,我只好到附近的渔民家中,借来了一盏玻璃灯,与父亲手拉着手在坑道深处摸索着行进。来到水井边,我就急切地伏身开口呼叫弟弟,弟弟真的掉进这口水井中,当他听到喊声后,迷迷糊糊地嘶哑着回答:“哥,你终于来寻我了,现在到底几点钟了?”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高兴还是心痛,止不住热泪盈眶。

原来这天下午,弟弟自己去找水,发现村里的水井都没有水,便独自到坑道内水井找水。当时,水井内水很少,便用绳子吊着灯,自己攀住井壁爬下去取水,不慎脚一滑,连人带灯一起掉到黑井底下了。灯也灭了,井壁很滑,他没有力气爬上井来了,只是不停地拼命叫喊,喊累后,只好在漆黑一团的井底下孤守,整整待了14个小时。

当年,为了解决村民的吃水问题,多少人殚精竭虑、风雨兼程。

起初,我们村租用一两条渔船昼夜不停地到大陆——宁波和上海港装运淡水,但成本太高,天长日久难以维持。

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集中资金在几处自然村的山脚下打掘深洞水井,但收效甚微。

四

林叔从小林变成了老林,调到另一个乡镇。几年后的一天,他听说沈书记得了“坏毛病”,赶紧回去探望。沈书记老了,蜷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林叔摸了一下他的被子,硬、潮。林书记声音微弱,但字字清晰:“听说你做得蛮好。”

林叔的泪不禁夺眶而出。当年渔业队实力相当雄厚,在全市也是叫得响的。而他们的带头人,当了几十年的公社书记,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小家谋过私利。

“沈书记代表了我心目中基层干部、共产党员良好的光辉形象。”林叔去了美国后每次回舟山,都会去沈书记的坟头看看,默默点上一支烟。

脚下的这片土地,当初还是个小渔村,而今的滩涂边,一个现代化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正在崛起。一心为群众谋福利的沈书记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林叔最后跟我说,其实很多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他们身上有着市井巷弄的烟火气,跟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但你会被其中一点一滴的细节打动,因为他们对信仰的热爱融入了自己的骨子和生命,温暖且平静地治愈着我们每个人。

被时光掩埋的血色(外三首)

□缪佳伟

东海腾龙,以苍劲笔墨飞舞眼前
这是六横历经风霜沉淀的气象
细雨洗过陵园寸寸青苔
草木萋发,春山可望
东海游击总队纪念馆里
烈士名单被历史的血色浸透
北蝉、展茅那一串串后缀
证明他们曾经来过人间
却在黎明来临前,悄然陨落
山河破碎时,总有萤火照亮衣襟
光明深藏于刑场的喉管里
白虎山,那些黑夜的剧痛已湮灭
时光带走了悬崖上的那朵花

敬献一朵小白花

每踩一道台阶,胸膛里便有一声低鸣
呜咽回响,向上总是艰难的
或许我的骨头也在衰老
只有埋葬于此的英魂,永远年轻
手中的小白花,单薄如纸
挤不出一丝水分,像流尽的热血
都渗入了地下,滋养着沉默的力量
一座烈士纪念碑拔节生长
将一朵小白花轻放于碑下
无声的告白在内心,呼啸如风
不断提醒自己,怀念很重,思念很轻
脚下的路正在拉长

龙山船厂的筋骨

这是六横修造船业的“黄埔军校”
简洁的比喻,就奠定了龙山船厂的地位
如同一位扫地僧,自有绝技傍身
任洪流跌宕,稳如磐石
船坞里,一群群巨鲸进出出
以刚硬神秘的姿态巡视着自己的领地
凛然不可侵犯,却令仰望者
有钻进腹腔探索的冲动
此起彼伏的机器切割声
回荡在海岸线,几十万吨级的承载量
掌控着大海的某个入口
它们耸立着,像钢铁战士
无惧被刮开、重组、改造
只要筋骨还在
醒来,便可出征大海
敬佩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工人
他们,也是炙热深情的艺术家
只不过把那份细腻的爱献给了
一艘艘靠泊的船

五月,在船厂遇见羊群

我以为羊群应该在草原或山野间
慢悠悠地踱步吃草,随时向着天空
袒露宽容、欢喜或忧伤
它们流浪在自由与约束间
船厂的羊群如此突兀
出现在冷酷的朋克工业场景里
钢筋外壳庇护着白色慈悲
一切又那么和谐
羊群站在黑色土坡上,仰望天空
头顶卷过一团云朵
牧羊人去了海上